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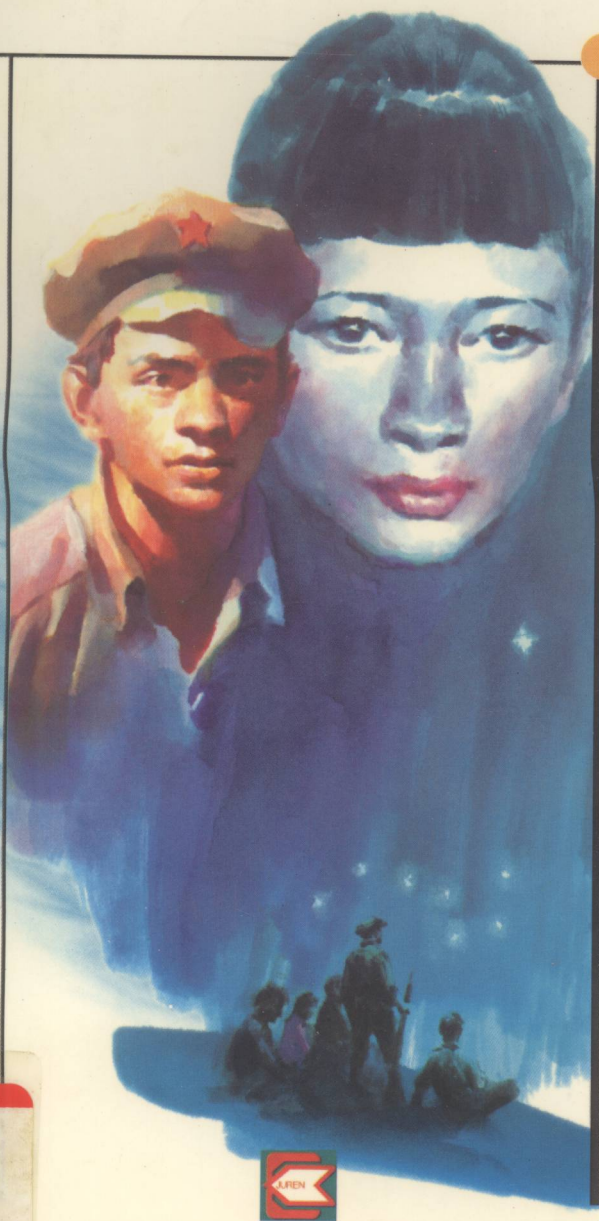
巨

人

丛

张品成
著

北斗当空



少年



张品成
著

北斗当空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斗 当 空

张品成 著

谢 颖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赵 奋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火正宇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联合科教文编译所印刷厂排版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张 12 插页 8

字数 219,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8,000

ISBN7 - 5324 - 3369 - 2/I · 1394(儿) 定价: 15.60 元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一群小红军战士在敌人的“围剿”中被冲散，陷入了敌人的重围和荒无人烟的森林之中。本书描绘了他们如何在及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来，既维护了生命又捍卫了人格的尊严，并在斗争中不断地成长。

那跌宕起伏曲折动人的故事，时时催人泪下，处处发人深省。让我们随着作家雄浑的笔触，翻越赣南粤北的崇山峻岭，去聆听那发生在60多年前的英雄篇章和血泪往事。

那中年人就站在岸上，
高背身，拉一串串白布，
系在大褂上，一把把地

朝过房他们喊，

“先生，什么

，我去青塘

更这家伙一

非拖3岸

过房说：“

那男人说：

什么？打猎

过房说：“是盐

大衫男人

就笑，说

房先生，去青塘收



张品成

张品成，1957年生，籍贯湖南浏阳。1982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。现为海南省海口市文学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，《海口文艺》常务副主编。~~海南~~作家协会会员。

著有《赤色小子》等中长篇多部。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和“巨人”中长篇儿童文学奖。

巨人丛书·第五辑

男生贾里新传	秦文君
北斗当空	张品成
猫王	左 泓
洪荒少年	朱效文
红蜘蛛化石	东 达
祖母绿女神	刘兴诗
点名册上的黑三角	周 晴
	周 桥
飞翔的天堂鸟	张 弘



第一章

排客阿七在当地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汉子，初秋的时候他回到亚口。排客阿七的那只肚子很大，到打霜时候还那么裸着，满满漾漾装着酒肉还有各地的奇闻轶事。

排客阿七将排拴了，一块铜钱大的疤在他的额角放亮。码头那围了好多人，排客阿七身边围了好多人。

“晓得不？南丰到白舍上百里一片地方官兵蚁动。”排客阿七说。

“你亲眼见?!”有人说。

排客阿七说：“枪炮响了七天七夜，烟焰腾天，我们困在望岗泊出不来，盱江里流下的水红红一片……”

“啧啧……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官兵由一个叫陈诚的将军统领，老蒋坐阵南昌督战……你以为呀？他发了多少兵马只老天晓

得？反正铺天盖地像蝗虫那么地来……”

少谍队的几个伢也坐在废石堤上听排客阿七讲山外的事情。他们和大家一样很喜欢听排客阿七讲外面的新鲜事情，每回阿七他们的排一拢岸，他们也挤在人堆里。但今天他们听着不对味。他们听到阿七扯起红军的事情，起始并不在意，以为他那张嘴没事找事捕风捉影胡咧咧说出来扯人兴致，后来听听不对劲，一些事不是排客阿七随便能瞎编编弄出来的。

排客阿七说：“红军由林彪彭德怀带了，和国军作生死战，在盱江岸边拉锯，南丰城你来我去的几度得手又易手，人死跟倒禾样……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官兵在碉堡上架了水机关，炮子连了就像数丈长的爆竹，一搂火倒一片，人死跟倒禾样……才几天下来，红军死伤上万……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风水要转了，这年头……”

那边万邦就按捺不住，他跳了起来，“咄！”他狠声狠气地说了声“咄！”他说：“胡说！阿七你嘴里嚼屎你胡说！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你个伢，你看就是，就像春里的雷暴，黑云压阵，说来人家就来了……”

万邦说：“探子，AB团，你狗东西搞破坏！”

排客阿七笑笑，说：“你看你这伢，你懂什么？我要是扯谎天劈雷轰，……你这毛头伢，话出口没个轻重。扯开

裤头看看，没指头大东西你口气倒不一般哩……”

万邦蹿跳起来，被月照、超清死死扯住。

月照说：“你不是老七的对手。”

有烫烫的火和一种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在万邦周身缭绕，那边，人群“啍”一下散去。万邦说：“找金参谋去，我们找金参谋说去，我们去问金参谋。”

后来，他们找到金参谋，他们把排客阿七的话跟参谋说了，他们看参谋教官脸色。金参谋不说话，脸色像冬里久阴不晴的天。

他们相信阿七那些话是真的。

万邦说：“娘东西！来，来就是，老子正愁拣不上仗打，来了正好。”

超清说：“咱们队伍这么厉害，白狗子真就能攻进来？”

月照不说话，月照从金参谋脸上看出很多东西，他知道事情不会像万邦或超清想的那么简单。他是少谍队一队之长，当然比大家想得更多些。他隐隐感到有些事情不可避免要发生。

那些事不会那么简单，那些事……他想。

从那天起，月照耳边常有轰轰的声音，像枪炮声又像雷声，他以为是幻觉，但常常觉得那么真切。有一只手在他心里揪了一把又揪一把……

那些天，他发现师部进出的人比先前频繁，他不知道师长和参谋们正商议一桩重要的事情，他不知道那桩事

会弄出许多的故事来，他更不知道那桩事会影响自己和少谍队那帮伢很长的一段日子……

二

超清脸贴了凉凉篾枕侧脸朝斜向里望去，眼睛像两颗溜圆的杏仁玛瑙镶嵌于一张白净脸上。那时候古祠的飞檐正挑着一方明净亮爽的天，正是北斗初现的时候，几颗星子在淡淡的薄云里跳，超清看见那勺形排列的几颗星子在薄云里晃晃地跳，他看出无限趣味，禁不住就嚷了起来：“嘿！星子跳舞。嘿！它们跳舞。”

这叫声在寂静的夜里异常脆亮，让几个伢全扎实吓了一跳。

万邦说：“你遇鬼了，张张皇皇地叫，那是星子跳舞吗？”

超清说：“你看，是星子在跳呢！”

允中说：“你是夜里红烧狗牯肉撑得，热火蹿心让眼迷离混浊得不行，看东西全走了样样？”

超清嘟起了嘴，说：“我看着星子在跳，反正我看到星子在跳，它们在跳……”

允中说：“跳你娘个头，那是星子跳吗？那是云在走呢，你看真了，那是云在走呢……”

又硬在仔仔细细地看，看见那天上果然薄云滑飘像一本奇怪的书那么被人轻轻翻着，又像是一层古古怪怪



的水面微风乍起，抖一方白白薄绸，有一些透亮的小小蝌蚪在白绸中拱涌。

超清在昏暗中跳了起来，“你骂人，你骂我娘，你敢骂我娘！”

允中说：“你娘在哪，你又没个娘。你跟我一路货，咱生来就没个娘……”

超清杏仁玛瑙眼儿立现怒火，他跳了起来，但看见允中那蛮横表情又立马蔫软。

超清想：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才不跟野蛮家伙一般见识！

月照起身走近前来，月照将很粗壮的一只臂膀伸过来：“你们撑得，没事招惹事情，高营长金参谋他们正愁烦得不行，你们还要给他们招惹事儿吗？”

四下里立刻没了声，恢复了先前那么一种静谧，几个伢踮了脚往东厢房那向望，看见雕花木窗透出忽明忽暗的光亮。那松明火的亮光将木雕窗花作一种墨影晃晃地映在墙上，有如一幅画图其味无穷。

近来发生的一些事连少谍队细伢们也感到不妙，师部头头脑脑的人物神情全不那么舒展，就连平常笑话最多的金参谋嘴上似缝了线，金参谋腆起的肚子简直就是一个满盛笑料的布袋袋，平常时候抖抖就能抖出许多让人开心的好东西。但这些日子不行，大人们脸都绷得老紧，匆匆地手忙脚乱在师部进进出出。

又硬说：“什么事……我看不对劲，一定有个什么

事!”

万邦说：“就是!”

允中说：“也是怪，天气也阴阴的不舒展，晴不晴雨不雨已经好些个日子……”

超清早平静下来，坐回昏暗之中，手里捏一根软金似的稻草那么一下一下扯着，听得大家议论那话题也嘟哝了一句。他说：“能有什么？大惊小怪。”

允中说：“你懂个狗屁？”他把手里正玩着的一个破洋铁玩艺儿朝天井那边抛过去，就听得丁零当啷的一串响在祠堂里跳，那边厨子阿八就蹿出来了，声音很虎，嚷道：“都是些教养不正的雀雀，屁事不懂，都什么时候了还闹腾成这样？长官们焦心得不行，你们却过年似的开心。”

厨子阿八有根尺多长的铜头烟具，是土豪金归守不离身的宠物，那年打土豪分金归守家浮财。财主金归守家金银细软阿八全不放在眼角里，独就看中了金归守的这根烟具。“我阿八啥也不要了，我就要这家什。”他说。果然就拿了那烟具，也从此宠得像宝贝。又硬走过去，小心地捏了那黄铮铮铜头，那是一个龟头的造型。又硬往那窝斗里一下一下塞烟丝，烟是当地烤烟，是出名的一种货色，黑黄油亮呈古铜颜色，据说抽起来劲足味厚属于老烟客们的喜好。

又硬往那窝斗里塞烟，塞满了接过阿八指缝间纸媒子，凑到嘴边呼一下吹燃了，那火光映了他的脸，他涎着脸儿那么笑着：“伯！阿八伯！”又硬叫得很甜，“伯，你



常在金参谋身边进出，你该知道是个什么形势……”

厨子阿八绷了厚厚嘴皮猛劲抽烟，白白浓烟成长而粗的两根烟柱从鼻洞洞里扯出。黑暗里一群伢伸长了脖颈，脑壳像杵起的一些芋母在昏暗里一动不动。

阿八伯说：“那当然是有情况的呢……”才说了半句，却打住。

允中嚷：“阿八伯，你不必卖关子的，你把消息透几分给我们，有好处大家不会忘了伯的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……”那些脑壳就往这边挤来。

阿八说：“尽了我手艺做那许多好吃东西他们吃不下，这事从来没有，师长那胃口谁个不知？偏他也那样，你们说情形能好的吗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！”

“我看也出不了几日就有分晓的，别看你们眼下闲着，保不定什么时候要累脱你们骨头……”

厨子阿八的话很快应验，近午夜时分，祠堂里就骤然响起集合哨音。那时候伢们正睡得香甜，听哨声响得急立刻蹿起……

混沌的月这一刻是清明了一些。老樟树下一排伢齐溜溜站在那，面色含糊。金参谋很抖擞的一副模样，却压低了嗓门布置一桩紧急任务，任务是要少谍队去山里某处埋藏一些东西，东西用背篓装了，一排磨墩似的蹲趴祠堂墙角。上头有命令不让点灯，因此任务必须摸黑完成。

少谍队那些细伢臂膀上就都系了条白白布片，以便黑灯瞎火中不要走失了。金参谋将任务大致作了个交代，立刻就明白地弄出一个坚定手势，十几个伢争先地过去将背篓背在背上。超清掂了掂，觉得背篓沉甸甸的，“什么东西这么老沉的？”他悄声对身边承禄说。承禄说：“金参谋有交代不让问的。”说着自己却也抖了抖肩膀，听出了一种很独特的声音，“像是大洋呢。”超清嘀咕说：“你是想钱想出鬼来了，什么大洋？”超清也那么掂了掂，觉得沉沉的像是铁砣砣但决不会是银元。“什么也不会有，怕又是一次独特的测验，背篓里装的会是石头也是难说的……”

对话声叫前头的金参谋听到了，一声喝，两个伢全噤了声。黑暗中只听得“啪哒啪哒”脚步声。一队细伢由金参谋和那个大胡子姓高的团长带领，从老樟树下出发，绕过沉睡中的村子往深山密林里走。少谍队的细伢都是经过一些日子训练的，多数伢都是山里出身，因此虽是暗夜，走山攀岭却不是难事，各人都专注于前面那个手臂上的白白布条，一队伢走得迅捷。以为很快能到目的地，但却似乎总那么没完没了地行进，直累得个个气喘吁吁，汗小虫似的在脊背处肆意，有几个伢眼见就撑不住了，脚软软的人就落到了后面。

金参谋说：“歇一会吧，就一会！”

月照坐下来，他坐在一块大石上，九月里秋寒已渐渗地心，石面上已有了一层凉意，让汗渍渍的屁股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。月照望望四周，他极力想分辨出置身



